

# 书名：封建权谋大全（三）

出版单位：中国文史出版社

著者：巩学林 编著

书号：ISBN 7-102-01000-0

电子版定价：4.00元

版本：2000年 1月 第 1版

悦读数据核字（2000）第 1111号

## 目 录

守旧变法矛盾深 党派倾轧朝政乱 .....	员
朝臣结党相争 败者抗辱自尽 .....	苑
单枪匹马依智高 英勇善战猛狄青 .....	员
收买黑心奸臣 害死赵国良将 .....	苑
杨广收买奸臣 奸臣谗毁太子 .....	员
小人贼首相勾结 御史擒恶有良方 .....	苑
敌方间谍归己用 五百将士平叛乱 .....	苑
贿赂太宰嚭 杀掉伍子胥 .....	苑
“程大人”告密求生 陈伯真命丧黄泉 .....	苑
“空头支票”行贿 敌方联盟瓦解 .....	苑
盗贼肆虐西川难安 离间妙计安潜捉贼 .....	苑
苏代重金贿范雎 范雎谗言害白起 .....	苑
武则天重赏 众酷吏卖命 .....	苑
嗣大统名为重用 养奴才别有用心 .....	苑
大权岂容旁落 归政终成闹局 .....	苑
温柔一刀不见血 闲职架空大权臣 .....	苑
王陵固执护盟约 吕后巧妙释相权 .....	苑
君王年少气盛 元老惨遭冷落 .....	苑
偏信轻折擎天柱 蛟龙离水苦丧身 .....	苑
“靖难之师”朱棣篡帝位 “壬午之难”成祖戮旧臣 ...	苑
二世无能登帝位 赵高使奸诛君臣 .....	苑
魏忠贤得势排异己 东林党群贤化冤魂 .....	苑
沽名钓誉博美名 擅权专政失人心 .....	苑

东汉江山谁手失 梁冀有责不能推 .....	怨苑
萧遥光先锋策划 齐明帝幕后杀人 .....	冤源
马士英启奸排贤 史可法全节殉国 .....	冤远
虚衔实授削军权 昏庸帝王毁栋梁 .....	冤猿
专断唐太宗 疑忌李君羨 .....	冤远
宰相防患欲换将 玄宗疑心察未果 .....	冤苑
明升暗降削相权 温柔一刀奈若何 .....	冤愿
孙权巧取势 张昭虚得名 .....	冤怨
唐中宗削权重臣 武三思独揽朝政 .....	冤怨
赵构杯酒释兵权 秦桧一计害三贤 .....	冤员
孟尝君惜才忍辱 勇门客投桃报李 .....	冤圆
明帝重贤才 云台画功臣 .....	冤原
权臣野心诬异己 昭帝明察保霍光 .....	冤缘
孔明精心护人才 蒋琬报效为中坚 .....	冤苑
吕蒙患重疾 孙权恻良臣 .....	冤愿
郭嘉智报明主 曹操痛失英才 .....	冤怨
太宗厚贤臣 魏征谏明君 .....	冤员
重才纳叛臣 谅贤用刘苑 .....	冤圆
石勒大度慰旧邻 李阳耿直报故友 .....	冤源
为贤才屈尊就驾 求良臣佳话不绝 .....	冤缘
刘伯温感知遇之恩 朱元璋得绝世良才 .....	冤苑
清太祖明智识人 范文程知恩图报 .....	冤愿
大汗重英雄 攀亲得猛将 .....	冤圆
不拘常规重奇才 得获良策齐天下 .....	冤圆
白起因功傲 秦王为令杀 .....	冤猿
赵王昏庸不察人 误杀良将终亡国 .....	冤缘

哈麻进谗言 元帝失贤臣 .....	员愿
崇祯昏庸轻贤臣 良将失宠难报国 .....	员愿
各为其主管 仲射小白 不计前仇桓公用贤能 .....	员愿
项梁身死章邯手 项羽弃仇图良才 .....	员愿
穷追不舍刘邦弃子 走投无路季布归汉 .....	员愿

## 守旧变法矛盾深 党派倾轧朝政乱

宋神宗死后，以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新法、恢复旧法制的活动，因为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所以后来被称为“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不仅把北宋的统治拖回变法以前“积贫”“积弱”的老路，还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在守旧派上台大举制造废罢新法的舆论时，因为变法派的蔡确和章惇还分别任宰相和知枢密院事，分掌东、西二府的大权，使守旧派不能为所欲为地废罢新法。章惇还对司马光几个要求废罢募役法的奏疏中的自相矛盾和胡言乱语之处，一一敲点出来加以论斥，使司马光狼狈不堪。所以，守旧派就把攻击的目标对准蔡确和章惇，咒骂他们是“朝中大奸”，劾奏蔡确当安葬宋神宗的山陵使还朝后不坚请去位是“骄慢不恭，无大臣进退之节”，攻击章惇对司马光的驳斥是“强横轻肆”，“陵侮同列”，说什么不罢蔡确与章惇的官就是“容养奸恶”，甚至冬春不下雪也被说成是不罢蔡、章等人的缘故。不同的政见之争已经变成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蔡确、章惇也终于先后被赶出朝廷。

蔡确被贬官居外后，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作《夏中登车盖亭》诗十首。有一首绝句咏道：“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有个叫吴处厚的官员把蔡确的十首诗抄录向朝廷打了报告，说是有五首都有讽刺朝政之意，还特意把上面这首绝句作了添油添醋的笺释，说这是借唐高宗时郝处俊谏高宗不要逊位给

### 封建权谋大全（三）

武后这件事，影射攻击太皇太后高氏。吴处厚的报告一呈上，朝中的守旧派立即纷纷要求治蔡确的“讥讪”之罪，蔡确也因此被流放到新州（广东新兴），一些反对以诗治蔡确之罪的官员也遭贬斥。蔡确终于被迫害死于贬所。这就是所谓车盖亭诗案。

后来，守旧派为了进一步打击变法派势力，又把吕惠卿、章惇等三十六人定为王安石的“亲党”，把安燾等六十人定为蔡确的“亲党”，并把这两个“亲党”的名单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

因为守旧派对变法派人物进行过火的打击和迫害，两派之间结下了仇怨，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了。

除了守旧派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加深外，守旧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在废罢新法时，守旧派中的苏轼、范纯仁等人都劝司马光慎重从事。苏轼认为新法中的募役法和原先的差役法比较起来各有利弊，不能恢复差役制，只要把募役法中取钱过多这一弊病去掉，就可以继续推行。他为此一再劝告司马光，甚至同司马光展开激烈的争辩，愤怒地骂司马光是“司马牛”。但司马光却一意孤行，不采纳任何别的意见。守旧派内部在如何废罢新法的问题上，就发生了矛盾。

司马光在元祐元年（公元1110年）九月死后，守旧派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分裂成朔党、蜀党、洛党三个派别。朔党以刘摯为首，在废新法时都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势力也最大。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理学家程颐为首。三派之间互相攻击，程颐、苏轼、刘摯先后因为守旧派自相倾轧而被罢去朝官职位。

在元祐年间，守旧派都仰承垂帘听政的高氏的鼻息，没有把小皇帝宋哲宗放在眼里。有时甚至连宋哲宗说话，许多守旧派大臣都不予理睬。宋哲宗随着年龄的增大，对守旧派大臣这种目中无君的情况越来越愤懑。守旧派同皇帝之间的潜伏着矛盾，也越来越深。

正当守旧派内部各派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公元1138年）死去，守旧派一时又失去了靠山。宋哲宗在亲政后，就准备驱逐那帮曾经对他不敬的守旧派大臣。这时有个惯于投机的官员杨畏揣摸到宋哲宗的意向，就上疏称颂宋神宗毅然变法的功德，要求宋哲宗“成继述之道”，起用章惇、安燾、叶清臣等变法派人物。宋哲宗接受杨畏的建议后，就利用考进士策论的时机，让赴考的人就行新法与复旧法的利弊发表己见。主考官把赞成元祐政策的人列为上等，宋哲宗又让杨畏覆考，把赞成元祐复旧的人列为下等，而把拥护熙宁、元丰新法的人列为上等，明确表示了要恢复熙宁新法的意图。紧接着，宋哲宗把年号改为“绍圣”，公开打出了“绍述”先圣（神宗）的旗帜。章惇被起用为宰相，其他变法派人物也被召回朝中担任各种要职。凡反对“绍述”神宗事业的人，都被罢官赶出朝廷。北宋的政局又一次发生剧变。

章惇等人重新得势后，虽然以恢复新法为标榜，但实际上他们主要是考虑如何对守旧派进行报复。在章惇赴京城途中的船上，有人问他为政以何为先。章惇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势无急于此”。他执政后，也确实把对守旧派进行政治报复作为当务之急。当时在元祐年间协助高氏废罢新法的主要人物司马光和吕公著虽然都已死去，还是被迫

### 封建权谋大全（三）

夺官职。章惇等人甚至要求掘他们的坟墓，劈棺暴尸，以泄私恨。其他在元祐年间支持废罢新法的官员则被作为元祐党人贬官。守旧派中的刘摯、苏辙、范纯仁等地位较高的官员，更被流放到岭南，有的甚至死在流放的地方。残酷的政治报复，使守旧派同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结下的仇怨更加深刻了。

在“绍述”的旗号下集结起来的变法派人物，也矛盾重重，互相排斥。首先提出恢复新法的杨畏，因为元丰年间支持新法，元祐年间却附和守旧派攻击新法，哲宗亲政后又首倡恢复新法，被人笑骂为“杨三变”，被右正言孙谔弹劾罢职。孙谔又在恢复募役法问题上同章惇发生分歧，主张吸取元丰、元祐政策的长处，被蔡京弹劾罢去官职。监察御史常安民说蔡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要求宋哲宗驱逐蔡京。常安民还指责章惇专国植党，要求宋哲宗收主柄而抑其权。结果常安民被罢官。安焘因为替常安民辩护，被指责为与常安民相表里，也被罢官。主“绍述”之说很得力的李清臣，因为不赞成把所有元祐党人都逐到岭南，逆了章惇之意，也被赶出朝廷。章惇成了权势最显赫的人物。

但是，章惇的好景不长。宋哲宗亲政仅仅六年就病死了，他没有儿子，其弟端王赵佶继承皇位，神宗皇后向氏同处分军国事。赵佶就是宋徽宗。章惇因为反对赵佶继承皇位，不久就被罢去宰相职位，赶出朝廷。向氏也是个守旧派人物，在她同处分军国事时守旧派大臣又纷纷被召入朝担任要职。韩琦之子韩忠彦被起用为门下侍郎，不久就任右相。在韩忠彦的活动下，司马光、刘摯等三十三个元祐党人都恢

复原来的官职，守旧派势力又有所抬头。蔡京等人则被罢官逐出朝廷。

向氏当权不久就归政于宋徽宗。宋徽宗这时曾经想调和一下变法派同守旧派两派的矛盾，任命韩忠彦为左相，任命拥戴自己继承皇位的曾布为右相，做出两派兼用的姿态。又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表示要大正至公，消释朋党，并对元祐年间和绍圣年间的政策都进行批评，企图以此平息两派的斗争。

曾布是比杨畏更加狡猾的投机家。在“熙宁变法”开始时援他态度最为坚决。王安石曾说，始终说法可变者，只有曾布一人。但是到后来，他就倒戈攻击市易法。以后在两派反复斗争中，他一直见风使舵。当章惇激烈反对宋徽宗继皇帝位时，他即呵责章惇，因而受到宋徽宗的信任。在向氏当权时，他极力参加对章惇等人的打击。在向氏归政给宋徽宗后，他也曾顺着宋徽宗的意向，想“和调元祐、绍圣之人”。因两派难以调和，他同韩忠彦又发生权力的争夺，就又向宋徽宗“进绍述之说”，鼓动宋徽宗打击守旧派，并且把蔡京重新召入朝中，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

蔡京又是一个比曾布更加狡诈的人物。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司马光废罢募役法时，他在开封府又按司马光的要求，五日内把开封府畿县的雇役全部改为差役，获得司马光的嘉奖。绍圣年间，他又支持章惇全面恢复募役法。宋徽宗刚继承皇帝位时，他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正好宋徽宗的亲信宦官童贯投徽宗之所好，到江南访书画奇巧。蔡京也是个能书善画的人，就不惜代价同童贯交游，托童贯把自己所画的工艺品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由此

### 封建权谋大全（三）

赏识蔡京。当时有个叫邓洵武的官又对宋徽宗煽动说：“陛下乃神宗子，现宰相忠彦乃韩琦之子。神宗行新法，韩琦反对。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之志，陛下为天子反不能绍述先帝吗？要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还画了一张《爰莫能助之图》献给宋徽宗，说举朝辅相、公卿都是害政不欲绍述的人，非相蔡京不可。

在曾布和邓洵武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也改变了调和两派的想法，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追崇熙宁新法，于崇宁元年（公元 1111 年）五月罢了韩忠彦。因为宋徽宗早已决定让蔡京当宰相。闰六月，曾布也被罢免。七月，蔡京拜相。

蔡京当政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声称不仅要恢复熙宁、元丰年间已行法度，连宋神宗想改革而未暇改革的问题，也要进行改革。对元祐党人，则进一步加以打击，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党人碑。其中已死的人追贬官职，未死的人贬窜流放到边远地区。苏轼等人的文集也被下令毁掉。凡元符末年宋哲宗死后提议恢复旧法的人，共五百余人，也被作为“邪类”加以降官责罚。崇宁三年（公元 1114 年），蔡京又伙同宋徽宗，把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重新确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刻石于朝堂。到后来，连李清臣及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等许多变法派人物，因为得罪了蔡京，也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籍，甚至连章惇也被视为“党人”加以打击。

## 朝臣结党相争 败者抗辱自尽

汉宣帝在位时，为了处理政务的方便，选用弘恭、石显二人担任尚书机构的正副长官，因为他们都是宦官，所以分别称为中（尚）书令和（尚）书仆射。他们虽然可以参与机密、出纳王命，但并不掌握朝政实权。然而，恰恰就是这两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汉宣帝死后兴风作浪，竟把汉家天下闹了个乌烟瘴气。

宣帝病逝之前，特地将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少傅周堪三人召入禁中，分别加官晋级，令他们“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他们。

萧望之早在昭帝时就已入仕，历任平原郡太守、左冯翊、大鸿胪、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等要职，他儒学精通、为政干练、政绩显著，被宣帝认为是“材任宰相”之人。对这样一位名声显赫、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汉元帝是十分尊重和信任的。所以在他即位之初，曾接连几次宴见萧望之和周堪，“言治乱，陈王事”，论议朝政。萧望之又向元帝举荐了博学多才的刘更生（后改名向）、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加官给事中，使之可以随时出入禁中，参与机密。萧、周、刘、金“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欲所匡正，上甚向纳之”。正当他们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番事业之时，却遇到了来自史高、弘恭、石显一方的巨大阻力。

史高是汉宣帝舅祖史恭之子，很受宣帝的信任。如今他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是首席辅政大臣，看到萧、周等人如

### 封建权谋大全（三）

此活跃，不免暗自恼火。而弘恭、石显二人此时则靠着机敏善佞的看家本事博取了元帝的欢心，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他们夺取朝政大权的野心也日益强烈，自然把萧、周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三人很快就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与萧、周等人作对。这样，朝廷的局势便开始混乱起来。

尚书之职始设于战国，直到汉武帝以前，概由士人担任。萧、周二入见弘恭、石显利用尚书机构与自己抗衡，便想来个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铲除这股势力。于是就以用宦官为尚书不合古制为由，向元帝建议“罢中书宦官”，改用士人。不料汉元帝此时已是深受弘恭、石显的迷惑，认为他们久典枢机、熟悉朝政，又是无亲无党的宦官，用起来不仅很方便，而且也十分放心，就拒绝了萧望之的意见。弘恭、石显闻知此事，对萧望之等人更加仇视，同时，因为看到元帝如此袒护自己，气焰也更加嚣张。他们加紧行动，向萧望之等人发起反攻。

弘恭、石显先找来两个品行污秽的小人郑朋、毕龙面授机宜，教唆他们出面控告萧、周等人密谋排斥史高，清除许、史外戚之家。郑、毕二人依照弘、石的安排，在望之出宫回家休沐之时呈上告章。于是，汉元帝就将此奏批转中书令审核。弘恭故作轻松平淡之状察问此事，萧望之回答道：“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他不曾想到，自己的这番理直气壮的话语，会被弘恭当作“不讳供词”记录在案。弘恭、石显有了这个“铁证”后，便立刻上奏元帝：“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譖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

廷尉”。

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谙政务，不知道某些公文用语的含意，以为这“请谒者召致廷尉”就是让廷尉出面调查审理之意，马马虎虎看上一眼，便批准了弘恭、石显的奏章。殊不知这句话实由谒者将人犯逮捕入狱之意，弘恭、石显骗过元帝，立刻就把萧、周等人抓了起来。

过了几天，元帝有事要召见周堪和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捕入狱，元帝大吃一惊，待问明究竟之后，大为恼火，把弘恭、石显叫来严辞责问，非让他们放人不可。弘、石二人对此早有预料，所以一面向元帝叩头谢罪，一面又让史高出面调停。史高对元帝说：“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劝元帝将错就错。元帝见史高支持弘恭、石显，又不愿意将自己的不察之过昭示天下，便依照史高之言，正式下诏将萧、周、刘三人赦罪免官，弘恭、石显算是初战告捷了。

元帝虽然碍于史高的压力及情面处理了萧望之等人，但内心却久不自安。数月之后，他又下诏书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将萧望之召回，赐爵关内侯，加官给事中，重理朝事。同时又召回周堪、刘更生，用为郎官。弘恭、石显见萧、周等人东山再起，怎肯善罢干休！于是正邪两派势如水火，昏庸的汉元帝在恩师与宠臣之间折衷依违，无所是非，更使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化。

初元二年（前82年）末，汉元帝打算将萧望之任为丞相。正派官员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让萧望之的儿子萧汲上书，为其父上次获罪免官一事鸣冤翻案，元帝命令有关部门复查此案，弘恭、石显恶性大发，使出杀手锏，竟将萧望之

### 封建权谋大全（三）

活活逼死！

他们首先指使其爪牙驳回萧汲的申诉并倒打一耙，诬告萧望之“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求元帝批准逮捕萧望之。接着，弘恭、石显又亲自出马，恶毒地在元帝面前挑拨说：“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诬望之于牢狱，塞其快快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

封建帝王的本性之一，是狂妄自大与多疑猜忌。所以，他们一方面要求臣下绝对地、无时不刻地对自己保持忠诚、尊敬和服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对臣下保持着防范之心，既担心臣下的声望、能力超乎自己之上，又害怕臣子结党成势，篡政夺权。元帝于此，并无例外。弘恭、石显深知元帝之心，所以，虽然他们明知元帝对萧的感情非同一般，但还是敢于在元帝面前大进谗言，硬是把萧望之说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不知好歹、心怀叵测的奸臣贼子，不由得汉元帝听了不信。不过，汉元帝毕竟对萧望之的感情不浅，在批准逮捕萧望之时，他曾带有几分犹豫地问道：“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担心会把萧望之逼上绝路。岂不知这正是弘恭、石显的目的之所在，他们就是要利用萧望之的刚烈之性将他逼死，这样既可以除去政敌，又可以使自己逃脱杀死帝师的罪责。听了元帝的问话，他们就花言巧语地欺骗元帝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元帝一听不会闹出人命，便批准有关部门逮萧望之。弘恭、石显见其奸计初步得逞，更不怠慢，立刻将元帝的诏书密封交会谒

者，命令他快马加鞭送给萧望之。谒者刚一离去，他们就传令太常火速调兵驰奔萧府抓人。这一连串的动作，既不容许汉元帝有追悔、改诏的时间，又不容萧望之有片刻喘息之机。果然，萧望之看到有元帝亲笔批示的诏书后就彻底绝望，立刻就要自杀抗辱；他的夫人急忙上前劝阻，要他稍等片刻，但未及细言，府外已是人声嘈杂。萧望之不甘束手就擒，悲愤已极，仰天长呼：“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人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当下便喝令手下端上鸩酒，一饮而尽，含恨死去。时为初元二年十二月，距离他受宣帝遗诏辅政，正好刚满两年。

萧望之自杀的消息传至宫中，汉元帝大惊失色，罢食哭泣，“哀动左右”。他严辞责问弘恭、石显，这两个奸人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可怜相，免冠谢罪，元帝也就就此罢休了。宋人马光曾就汉元帝的“易欺而难悟”发了一番感慨，他说：“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底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这一番话，可谓精辟深刻。

## 单枪匹马依智高 英勇善战猛狄青

北宋时，广南西路多聚居溪峒蛮，其中尤以依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大姓氏人多势众，各雄据一方，而广源州

### 封建权谋大全（三）

（今越南高平广渊）及西原州的蛮族势力最为强大。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宋承唐制，于其地多设置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长官。

侬氏世代居住于广源州。广源州地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南）之西南，位于宋朝与交趾王朝之间，隶属邕州管辖，但因其距邕州较远，宋廷鞭长莫及。宋初以后，交趾（今越南）日渐强盛，因广源州地产黄金、丹砂，便不断向北蚕食，欲吞并此地。交趾派兵进击广源，俘虏其首领侬全福，且每年于此掠走大批金货，“赋敛无厌，州人愁苦”。侬全福被俘后，其妻另嫁，生子名智高。及侬智高长大成人，仍被部众推举为首领，遂率领部众反抗交趾的盘剥与奴役，曾一度于儂犹州建立政权，号“大历”。交趾对侬智高此举十分恼怒，便出兵北上，攻陷儂犹州，俘虏了侬智高。然交趾又欲笼络、收买侬智高，以为北上扩张之策，便释其罪，且委他为知广源州。但与交趾有深仇的侬智高，却不为之所动，依然与交趾时有抗争。及后，交趾又胁迫他归顺，又遭其断然拒绝，积怨日重。

宋皇祐元年（~~侬智高~~）九月，侬智高率部众攻陷安德州，于此建“南天国”，改元景瑞。他亦不满隶属宋邕州的地位，欲建割据政权，便率部众侵扰宋境，又向北攻击邕州横山寨。对侬智高的割据活动，首先感到不安的仍是交趾，故未过许久即发兵攻打侬智高。迫于交趾咄咄逼人的进攻与压力，侬智高不得已乃向宋廷请求内属。然而宋廷恐滋生边事，竟然拒绝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既不得内属宋廷，又与交趾为仇，便凭藉着广源地区川泽之土利，招募亡命之徒。又与广州进黄玮、黄师宓等人日夜谋划，入攻宋境。一日黄

昏，侬智高令人焚毁所藏积储，而对部众声称：“生计穷，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遂率部众人侵宋境。

宋皇祐四年（~~元祐~~）五月，侬智高率部众 ~~缘田~~人，沿郁江东下，破横山寨，进而攻陷广南西路重镇邕州，杀知州陈珙及广西都监张立，于此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自黄师宓以下官吏，皆授官，称宋廷官称。随后，侬智高率兵连克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其时，广南州县皆无防备，州县官吏畏懦，一旦仓促应战，竟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而遁，而宋军则一战即溃，死伤甚众。侬智高得以长驱直入，进围广州。

侬智高对广南地区的大举进犯，引起宋廷极大震动。宋帝赵祯下诏，令钤辖陈曙发兵征讨。侬智高率兵围攻广州，长达五六十日，城未能克，他却于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后侬智高又率兵进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又不克；乃转攻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南），遂破城而入。昭州数千百姓逃入山谷间避难，侬智高令士卒放火，百姓全部遇难。宋廷又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令他平息侬智高叛乱。然而侬智高丝毫不受节制，继续进兵侵扰，宋帝赵祯深感忧虑。侬智高请求充任邕、桂节度使，赵祯甚至准备接受。参知政事梁适以为不可，若依依智高之请，则岭南之地不属宋廷所有。适逢枢密副使狄青上表，请求征讨侬智高，赵祯委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率兵进击侬智高。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为武将，不宜专任其一人。